



庾信文章老更成

——读万伯翱新著《七十春秋》

继《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之后,万伯翱最近又推出了由文怀沙题写书名、苏叔阳作序、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七十春秋》。感谢伯翱兄对黄泛区第二故乡人的厚爱,我在读完赠书后心里立即跳出杜甫的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将这两句诗移赠伯翱兄,我想再合适不过了。

《七十春秋》收录了万伯翱七十岁之后的部分作品。全书三十万字,分“历史追思”“草木有情”“羁旅况味”“白描小像”“五岳游踪”五个部分。文中有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吴祖光、梅葆玖、马识途、王铁成等艺术名人近距离接触的真实描绘,有对黄泛区十年知青生活的深情追忆,有对小花小草生命的热情礼赞,有对在垂钓运动中体验到的人生乐趣的生动反映。内容林林总总,但无论是写人、叙事,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非虚构写作”的立场和亲切质朴的文章风格,其艺术特点更加鲜明。

一是忠于史料,内容真实。伯翱兄的这些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或多次采访后的结晶。作为万里同志的长子、在京城长大的高干子弟,他以无可替代的身份却又平民化的视角,写出了领袖及艺术名人的生活往事,对我们全面了解领袖及名人有很大的价值。如《官正同志送我“双鲤图”“双鳜图》,文章交待了到吴官正家拜访的缘由后,当看到其走廊里挂满了装裱好的五光十色、活灵活现的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山水人物画时,“竟然脱口而出:‘这是官正同志亲笔所绘的吗?’这时,官正同志已起身走向走廊,边走边说:‘当然是我画的。夫人也常帮忙题写款识,她的字不错。’”作者在《老

记者的采访五味》中这样谈他的写作体会,在写文章时,先是阅读有关材料,继而采访当事人及其身边人,还要不止一次地对事情发生的环境实地察看,文章写成后又交当事人或其亲属过目。由于作者下够了功夫,就保证了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才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诚如毛主席当年的秘书李锐老人为本书所题:“鉴住今来自古遵,反思史事必求真。个人经历亦如此,七十春秋又喜临。”

二是夹叙夹议,充满激情。作者是性情中人,有着阳光般透明的品格,他酷爱文学艺术,也热爱生活,有温度、有态度、有情趣、有风骨独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文章中,他习惯于夹叙夹议,在叙述描写的基础上议论抒情,几者水乳交融,见人见事见情见景。这样既深化了主题,也有助于感染读者。如《终生难忘高队长》,在叙述黄泛区农场园艺场的高队长对他下乡时的帮助之后有这么一段:“高队长永远地走了,我们再也吃不到他亲手栽培的苹果了。虽然满大街都有原产的日本富士和美国蛇果,色彩都又红又亮,果型也比黄泛区果园的苹果大得多,但我吃过之后,总想起高队长送来的果实,滋味就是不一样啊,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果实啊!”

三是注重细节,长于白描。作者文章中的描写没有长篇大论,常常与记叙结合,叙述中有评点,勾勒中有工笔。采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活灵活现。如《我的“猛张飞”队长》,写这位队长在给苹果树剪枝时的不同动作。刚开始,“他戴上一双白线手套,‘咔嚓咔嚓’飞快剪起来。只见他双腿夹着合梯,空中飞人似的移动起来”,剪了一会儿后,“他挥舞钢锯甩掉大棉袄,只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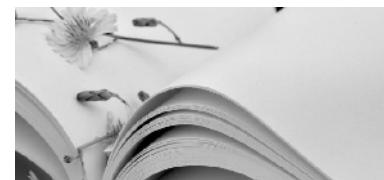
■翟国胜

件红绒线衣,开始呼呼啦啦锯碗口粗细的大侧树枝”,最后锯树头上的枝子时,“只见他猴子一般左蹬右攀就上了约有十多米高的树尖儿”,“北风怒吼,吹得树干上下左右摇摆起来,他全然不顾,左手抱树,右手照剪不误”。劳动结束,“他跳下树来摘下棉帽,头脸都冒着热气,满脸红扑扑,一片青胡楂闪亮发光”。

四是语言质朴,不事雕琢。作者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藻,平和洗练,真挚丰满,像唠家常一样娓娓道来,但越品越有味,使人读之像翻一本老相册,有一种亲切感。“洗尽铅华不染尘,冰为骨骼玉为神”,吴官正同志题赠万伯翱的清代画家李方膺的诗句,颇能用来形容万伯翱的语言特点。如《观看识途老马写字》,写他到百岁老人马识途家拜访时的心情:“我的内心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这次能否如愿。看手中带的‘人民大会堂’字样的中秋月饼和名茗‘狮峰龙井’的礼物,也顿觉没有了多少分量。

“我如同怀揣小兔般,轻轻叩着马府宅地的门环。很快,马老的女儿万梅应声而来。看她满脸放晴,我心也平静了些,忙把礼品放在客厅茶几上。”

伯翱兄退而不休,老而弥坚,年过古稀仍把精力集中在他所挚爱的散文创作上,真是让人钦佩。祝伯翱兄张弛有度,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美丽的错误

■葛有杰

我们学校举办“成功校友进校园”活动,邀请一些做出成绩的校友回校讲课。邀请的这批成功校友中有我的学生焦辉。

焦辉上初中二年级时我教过他。那时,他并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他学习成绩不突出,才能不突出,个头儿也不突出,普普通通。只记得当时他喜欢看课外书。

现在焦辉是知名青年作家,出版过小说集,作品上过大刊名刊,一篇小小说还被编入高考模拟试题。他是我县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

焦辉讲得很精彩,妙语如珠。

演讲结束后,焦辉在办公室找到我。

“葛老师,我真的要谢谢您,没有您的指导,我走不到今天。”

焦辉的话让我惭愧。说实话,那时,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像他那样的学生班级里有很多。我重点关注的是那些能为我带来荣誉和利益、能体现我教学水平的成绩优异的学生。

或许这只是焦辉的客套话。

“哪里哪里,校园里培养不出作家,是自己的努力,你有文学上的天赋。”

“如果我有文学天赋的话,那也是您

发掘出来的,没有您的鼓励和帮助,我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平凡的打工仔。”焦辉诚恳地说。

“你言重了。”

“葛老师,您忘记了吗?我的处女作还是您推荐发表的,那是我文学路上的起点,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坚定走文学这条路的。”

“是吗?”我有些迷茫,在我印象中,我没有给他推荐发表过作品呀,他是不是搞错了?

焦辉看我迷惑的样子,急忙说:“葛老师,您忘记了,您把我和陈晶晶的作文推荐给县里的《阳夏月刊》,您还帮陈晶晶拿到样刊,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样刊。”

我突然想起来了。当时我有个文友在《阳夏月刊》当编辑,他组织个栏目叫“小荷尖尖”,发表中小学生作文。他让我推荐两篇优秀学生作文,焦辉的作文写得不错,陈晶晶作文水平一般,但她爸爸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我把他俩的作文修改一下推荐给了我的朋友。

朋友看后很满意,决定两篇都发表。陈晶晶那篇当月就发表了,朋友还捎来样刊。这件事在全校引起轰动,一个偏僻

的农村中学的学生在刊物上发表作文,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告诉同学们,焦辉的作文也会很快登出来。

过了两个月,焦辉问我作文的事,我告诉他,文章已经发表了,等我有时间进城就把样刊带回来。

焦辉听了很兴奋。

后来,焦辉升入初三,我不再教他。在校园见了我,他还是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再问我文章的事。我说文章肯定发表了,只是我没有时间进城拿样刊。

我没有告诉焦辉真相,我的那位朋友两个月后就离职了,新编辑把“小荷尖尖”拿掉了,他的作文根本就没有发表。

我没有想到,那篇根本就没有发表的作文竟然一直支撑着他的文学信念。

我紧紧握住焦辉的手,说:“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你不仅给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演讲,也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葛老师,我怎么能给您上了一课呢?”

我笑而不语,当初我没有勇气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现在还是把这个美丽的错误继续下去吧!不过,我确实该反思一下我的教育观念了。

暖晴(外二首)

■李扬

风儿
抖开春的霓裳
摇着远方的风骨
穿过月影
行走在
每一处风景

窗内
早已关不住
苏醒的哈欠
季节的微笑
被燕子
蹭了一头清雨

你端坐在风口
杨柳弯过月牙
桥头的炊烟
如燕尾一般
在雨水里盛开了
温暖的阳光

相伴已老
不嗔短短的岁月
让我们牵起双手
挽起衣袖
一起挑灯看花
一起揉乱白发

颂洁工
你用血汗
涤荡了黄土
你踩过的脚印
是城市最美的音符
你知道
你站在最低处
只能把
佝偻的身影
从子夜延伸到黎明
可我们
从你风干的肌肤里
弯驼的背脊处
分明瞥见了一道
美丽的风景
他们说
那是你
洁净挺直的心灵

听老师讲座有感
二十年前
您在台上
乌发墨染 薄衣青衫
我在台下
朝气洋溢 梦在彼岸
而您
是我梦中的舵手
低头成舟 仰首成帆
于是我希望
长大后能够成为你
吐字如莲

二十年后
我成了昔日的您
看您坐在台上
鬓发如辉 一身星光
我在台下
柔肠绕指 梦回故乡
于是我明白
我终究
不能成为您的模样
因为有一种距离
无法丈量